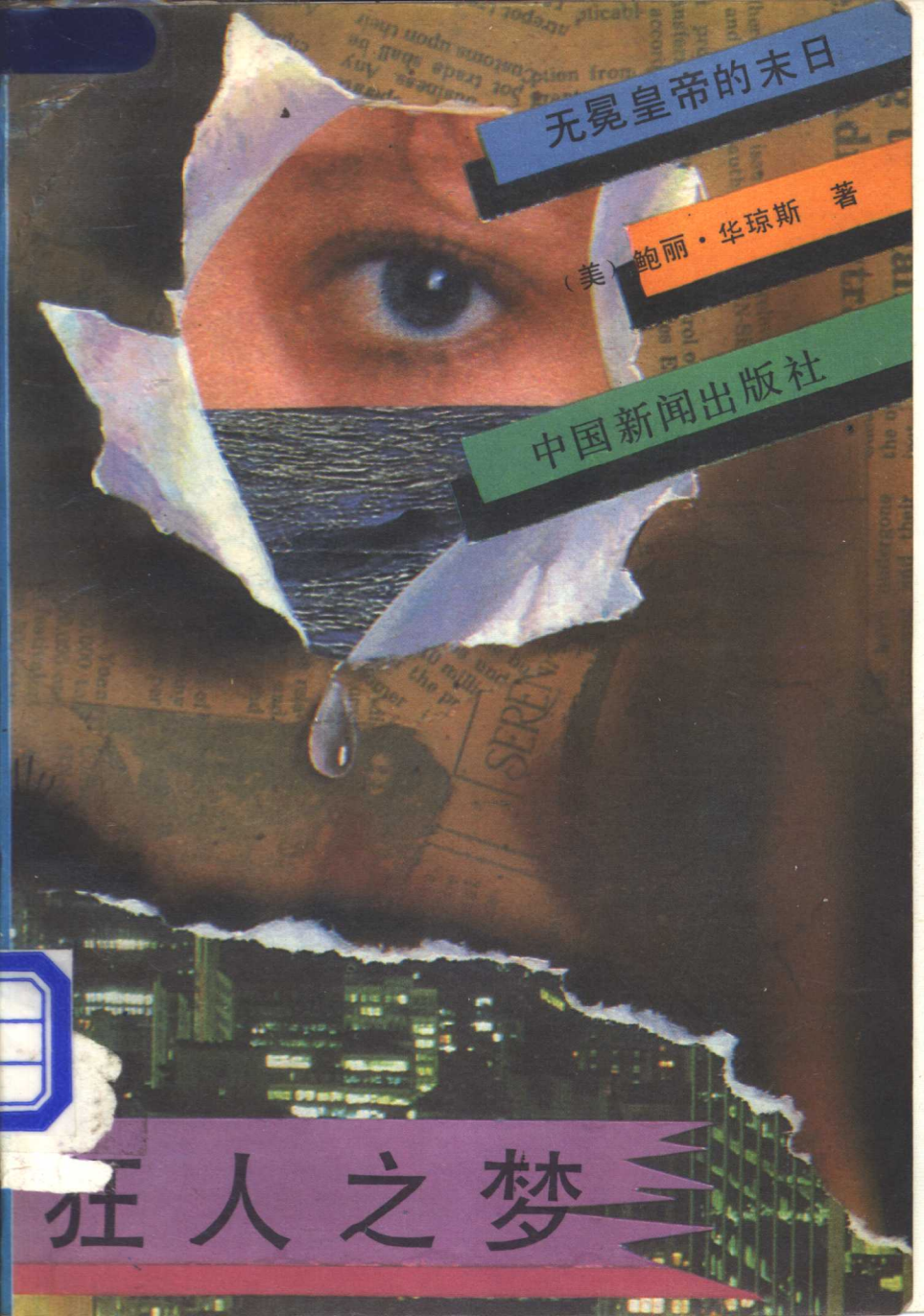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无冕皇帝的末日

(美) 鲍丽·华琼斯 著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狂人之梦



狂人之梦

狂人之梦

——无冕皇帝的末日

【美】鲍丽·华琼斯 著
骆 绿 译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狂人之梦

——无冕皇帝的末日

〔美〕鲍丽·华琼斯 著

骆 绿 译

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）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字数290000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0册

ISBN 7-80041-125-7/G·97 定价：3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权势，出卖灵魂，出卖人格的长篇通俗小说，被美国列为八十年代最畅销书之一。

本书主要写狂人欧德华为了争夺父亲的家财，不惜手段，暗地勾结父亲的情人伊丝苹，用自己的性欲来满足她的要求，而后在其父亲死后，欧德华牢牢控制着情妇伊丝苹，把她既作为玩物，又作为争权夺势的资本，利用她的肉体去击倒那些为分夺家产而战的风流党倖，使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深深地震动了家族成员和上层社会，他们勾结在一起，利用欧德华的好色之心，用美人计来加害于他。可怕的恶运一次一次向他逼来，也向情妇伊丝苹逼来，最终使他无法逃脱女色的诱惑，陷入了陷阱。

作者通过细腻的手法，展现了美国社会肮脏的一幕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与人格关系下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是一部了解美国现实生活的很好教材，望读者在阅读中去邪存真。

1

欧德华看着躺在棺柩里的父亲，心里却显现着一个天姿质丽的女人倩影……他不自主地挥挥手，象赶掉心造幻影一般，但那个女人身影始终在心海里沉浮，一会儿隐，一会儿显。只有在她隐没的短暂间，他才能仔细地端详自己父亲的遗容。

的确，老人一向是个巨人，现代最有权威的新闻钜子，充满活力，令人敬畏，但如今突然抽缩了，变得枯矮，仿佛是个侏儒……欧德华不由暗暗惊讶。

不过，很快，欧德华心绪平静下来，那个倩影潜隐了，有种轻松适意的情绪在全身弥涨开来，仿佛挣脱了一具枷锁。

棺柩后铺满花丛，一个花架上放着用红白兰康乃沁联缀成的美国国旗。欧德华看那哀悼函，知道这是纽约《记事报》送的。一位职工曾听说赫斯特在五十年代初去世时，棺柩边就摆着一面用花朵编成的国旗。《记事报》同仁认为欧永齐比赫斯特更有资格用花旗。但欧德华不免心里冷笑：格调低下，诚如老人办的报纸一样。

他突然听见翰娜的哀泣声，立刻走到她身边，有力地支撑般地挽住她。她一向多病孱弱，骨瘦如柴。

她泪眼红红，望着欧德华，喃喃地说：“路杰呢？在哪儿？”

他几乎一时没有反应，好一阵子才想起：路杰是他的儿子。他用眼光搜寻，见路杰正走过来，脸上满是狂乱的悲愁神情。

欧德华对自己儿子始终不满，甚至厌烦，就象欧永齐对他自己一样。在他眼里，路杰有室外的健康，肤色晒得太黑，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却缺少创造力，不象他欧德华，也不象祖父欧永齐。路杰的工作，是常在森林、湖泊间。他不能写作，甚至连封信也写不好。他只在每年圣诞节来纽约，且是分发小册子宣传品。他的德性不知是谁的遗传？欧德华曾经想过，可能是翰娜的那位远祖传下的。

“路杰，照料你母亲”。欧德华望着站立时间长了便会生发痛楚的翰娜，“推轮椅来。”

欧德华把翰娜交给路杰，就匆匆走向教堂门口，外面聚集着许多哀悼者。他突然放慢步子，走到人们跟前，他严肃却无力地和六位护柩者握手——美国副总统，两位州长，市长，陆军参谋长和一位老资格的宇航员，接受他们哀悼，向他们道谢。但心里却升腾起早晨《记事报》第一版的社论式漫画：在一个黑框里，欧永齐冉冉升上云端；上方是艾森豪威尔，丘吉尔，戴高乐，萨达特，法朗哥一伙人在迎接。是的，他活到八十一岁，认识他时代的所有要人，和那些历史圣贤都是至交；他自己也被视为大人物。

欧德华的思绪又回到人群。他向他们走去，努力使自己罗马型脸孔也有些悲哀的神情。他对自己助理戴以兹和汉斯点点头，和他父亲的主编麻力特握握手。但刹间一瞥，他惊讶地发现他父亲的竞争劲敌安然奇在场，这个纽约时报发行人正装着一派绅士风度。安然奇过来和他握手，欧德华也回握一下，表示不忘同行之谊。

欧德华迅即走向一群妇女。他一边向她们点头致意，一边却不自主地用目光搜寻伊丝萃。他心海里那个倩影，又显现出来。他的确想找这个绝代佳人，他想她的柳腰、金发、绿眼。

她不会来的——他想。他自己清楚，他不喜欢自己父亲的原因之一，便是这个女人。他父亲不愿他母亲还在世，就在外面贮藏了这个年轻女人，且比他自己还要年轻的女人。不过，欧德华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心怨恨的理由。但他见伊丝萃没来送葬，情绪兴奋起来，这表明她有品格，更重要的可能是她表示已忘掉了他父亲了。

他正离开的时候，发现里定冬朝他走来。里定冬身高六英尺，灰发平头，一身送葬黑色西服。

“德华”。他一手握住欧德华的手，一边抱着他的肩头，表示哀悼之情。

欧德华说：“他这一辈子称心，也享受了人生”。

“是的”。

“这里，嗯，一切安排得都好。”欧德华又说。

“那当然的。”里定冬同意地点点头。他似有些不安地说：“德华，哦，你如有时间，自然是办完这件事，我想和你谈谈，最好在这一二天之内，有些事情要料理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，这样紧急？”

“是令尊的遗嘱。很短，但大多与你有关。不会费你太多时间。你知道，令尊非常富有，重要的是维持他的事业。我们无论如何要碰面，明天行吗？”

“今天，怎样？”

里定冬似给震了一下，“今天？当然更好。你能走得开吗？”

“可以。我应该及早知道遗嘱内容。”

“好，葬礼完，我就回办公室。”里定冬看了看金表，“下午两点见。”

“我会立刻去的。”欧德华说。

里定冬转开和其他人招呼去。欧德华的心不由紧缩起来，

律师话非常明白：“大多与你有关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父亲遗嘱当然和自己有关。他是孝子，而且是唯一的子嗣。是永齐帝国继承人。成亿美元，报纸，电视，权力。不可能有别人介入的。母亲在三年前去世。路杰是孙子。德华是永齐唯一儿子，唯一继承人。

他正在兴奋与困惑之间，听有人喊他。他听到第二声沙哑地喊“德华”时，知是他妻子。翰娜坐在轮椅里，象一具木乃伊。她脸上皱纹透过浓妆显现出来。欧德华看着妻子，几乎不信她是同龄人，她似乎比他年长一倍。她那么衰老，长年卧病熬枯了她。

“德华。”她说，“要启柩了，我们也去。”

欧德华点点头，“我去找司机来。”又对魁梧的路杰，“送你母亲先到路边去。”

翰娜又叫住正要走的德华，“葬礼一完，我们得赶回家。有百来个人来吊丧，我们俩要还礼的。”

“好的，”欧德华敷衍着，心里实在不耐烦，“你和路杰先去，我办完重要的事，立即赶回。”

“什么事？在今天？”

欧德华说：“是的，事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会赶上你们的。”

他真想开导翰娜：在这种时刻，老国王驾崩，新国王应该早日登基才是头等大事。

欧德华从墓地赶到曼哈顿区，与里定冬会面。在铝皮装饰的城市大厦里，他乘电梯直上26层，走向挂着“里定冬律师事务所。”牌号办公室。

在办公室一端，里定冬似被埋在一堆文件里，欧德华进门时，他抬头望了一眼。

“呵，很高兴你能立即赶来。”里定冬站了起来。

“不能耽搁太久。”

欧德华走过办公桌前铺的奥布生地毯时，看见墙下有张矮桌，上摆着银盘，立着白兰地酒瓶和几个高级杯。他折身走向矮桌，“我喝一杯，定冬？”

定冬赶忙说：“请，请！”

欧德华拿起酒瓶。“要我替你倒一杯吗？”

“谢谢，德华！我等会儿再喝。你现在需要，我相信。”

欧德华说，“我是需要。”他端起酒杯，深深地闻着酒香，又慢慢地喝了一口，走向还是路易十五时代制作的大靠背椅坐下，抬眼望着正对着他的里定冬。

“你替我担心吗，定冬？大可不必。”

定冬点点头。“如你精神不太好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父亲去世，人生只有一次。”他又耸耸肩补充了一句，“谁都逃脱不了大限。”

“我曾以为他的大限永无届期。”

里定冬似乎有些迷惑，有些吃惊。

欧德华高兴地笑了。“你吃惊了？”他又喝了口白兰地，“定冬，我今年五十六岁了，在他庇护下时间太久了。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出头了。现在轮到我了！”他把酒杯放到桌上，“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？哦？”

“嗯，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”

“我们说正事，正式的说，定冬？”

里定冬把桌上一份最近的文件拿起，竭力装得从容不迫的样子，“要我把遗嘱念给你听吗？”但又急忙地说，“德华，文件很短。要与处理那么复杂的财产问题比，文件是相当短的。我听说，赫斯特遗嘱有一百三十五页，而令尊的只有三十七页。

我可读给你听。”

欧德华笑了，站起来，“把重点告诉我。等我有时间，再念。你可给我一个副本。现在只要说重点：我是得到全部，还是大部？”

“令尊把全部财产归你。他给他孙子路杰提了一笔信托基金。他把名下七幢房的一幢，就是圣保罗附近别墅给了翰娜，你的太太。他公共股权所拥有的一半，全留给你，另一半，当然，是翰娜的——”

欧德华挥了一下手：“翰娜的没问题。”

“另外六幢楼房是你的。还有些象征性的馈赠，主要是杂志和报社里一些股权，给一些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……”

“其余全是我的？那些庄园呢？”

“几乎全是你的，德华。犹他州、内华达州的矿产，奥克拉荷马州和德州的油井，市场，纽约地产，商船队，艺术品——除了少数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。”

“哦，”欧德华忽然惊奇起来，“伊丝苹呢？”

里安冬有些犹豫。

“遗嘱里有吗？”

“不，不能算有。”律师仍犹豫不定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唔，”律师谨慎地答道，“遗嘱是公开文件，在法院登记后可以公开宣读。我认为令尊不愿让社会各界对他与伊小姐关系有所猜测。”

“猜测？”欧德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伪君子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早就养着她。他到底留给她了什么？”

里安冬慢腾腾地说：“不能说没留给她什么，只是遗嘱里没有她的份。令尊去世前一年，是伊小姐照料的。”

“倒底给了她什么？”欧德华着急了。

“我不知道现在说这件事，是否妥当。”里定冬犹豫不决。

“他们之间关系是秘密的……”

欧德华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。“我知道”。他取出一支雪茄，咬下一头。“我只想知道他临终前对伊丝莘的态度。给她地产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把公寓给她了？”

那多年前已给她了。他给她一笔现款，很慷慨。她可以舒服一辈子。”

“啊。”欧德华喷着烟，说，“现在，他留给我多少财产。”

“大部分——我说过。约有四分之三。”

“定冬，请具体点。”

“我估计，大约超过 10 亿美元。”

欧德华不由跌坐在大靠背椅上。他不紧不忙地说：“定冬，问题在哪里？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这总不能说，老人把一切都给了我，而没有一定限制，使他死后仍然可以影响我？”

“哦……”里定冬又感难办，“我说了，令尊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你了。”

欧德华追问道：“是那么干脆吗？”他望了律师一眼，忽有所悟，“报社，报社呢？财产包括报社吗？”

“令尊清理过许多报社，不过你知道，他只留下了五家。”

“我只对一家有兴趣——纽约《记事报》，他的旗舰报纸。其

他全是抹布。”欧德华发现律师脸色的表情有些不安，“把《记事报》留给了我，是不是？”

里定冬镇静了一下，“是的，”他又翻翻文件，“我要和你谈的，就是这个。”

“这份报纸该是我的。报纸使他出名，后来他不管事了。我和那份报一同长大，我知道怎样经营。现在该是我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里定冬翻阅着文件，找到了他要说明的东西，并读给欧德华听：“关于纽约《记事报》，有一项限制条款——”

“什么条款？”

“令尊将报纸留给你，是有条件的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条件奇怪。我记得是他亲笔加上去的。我不懂，但我只能按章办事。”

“你能清楚地说明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纽约《记事报》归你，条件是试验一年。在一年里，你必须使《记事报》销售量超过《纽约时报》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报纸便永远归你了。如果失败了，报纸必须卖给《纽约时报》的安然奇。”

“可恶！”欧德华大声喊道，他愤怒极了，“我知道没那样的好事。我知道老头子会设法整我。四五年来，他便没能压过《纽约时报》。他知道我没办法超过《纽约时报》。他自己无能但不肯承认。他要让世界都知道我的无能，没有价值——”

“等等。”里定冬想安慰他，“即使你失去了《记事报》，卖的钱还是你的。你可以重新办家报。”

欧德华愤怒地说，“你不懂，我比你了解他。有了社会地

位、名望。他不在乎钱。我也一样。他只看重他的报纸，因为它使他成为国际名人。我和《记事报》一起长大，我重视它胜过一切。他应当让我证明我的价值、能力。但他就是不把报纸给我，不给我机会。”

“不，德华，你说的并不完全有理。我再说一遍，你可以重新创办一家……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。报纸象个人，有心，有灵魂。它是每个读者的生命与家庭的朋友。《记事报》在这里，是几百万人生活的一部份。我要经营它，发展它，直到取得最高声誉。但是，他不让我。”

“你还有时间这么做。”里定冬似乎有些感动，“在一年里，报纸完全归你。”

欧德华抢着说：“一年？要我做他几十年都没做成的事，就一年？他不能为，要我为之。真可恶！”

“德华，”律师竭力解释，安慰他。他对你期望一定很高。他几乎把一切全留给了你。还有电视机台，有一家纽约最大的，每人都要看电视。”

“电视？滚它的。”欧德华似乎更加怒不可遏。“文盲、白痴看漫画。电视任何主题只有二三分钟，没有叙理，吸收和反应。只有广告才仔细制作。”

“还有十亿元呐。”

“他留给我的的是些狗屎。”欧德华在烟缸上摁熄了雪茄，站了起来，摇摇头说，“你永远不懂。这里有没有电话可以谈私事的？”

里定冬站了起来，“有，在隔壁会议室里，我替你接通电话吗？”

“我自己打。私人事。”他掏出个玲珑袖珍名录簿，“我要

找个人。”

“我想你今天不可能来。”夏康大夫迎进欧德华，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并请他在破旧椅子上就坐。平常，欧德华每周来三次。他每次来都要对旧椅子发难，说它是从旧货店买来的。夏康混乱不堪的办公室，也使欧德华不满意。他曾不止一次建议这位心理诊治大夫租一间高级办公室，但夏大夫拒绝了。欧德华始终不懂夏大夫为什么要找这么间破陋房子，来接待许多著名而富有的病人。

但由于经常往来，欧德华对夏大夫的不整洁，已熟视无睹了。这位心理大夫不是美男子，矮胖，有些秃顶，他对病人不太专心听诉。但欧德华发现他有种透视能力，颇为信任。他为人聪颖，和蔼，多年来一直希望欧德华能够脱离父亲的庇荫而独立，创造自己的事业。

“我本打算不来。”欧德华坐在旧椅上，“我刚听了他的遗嘱，情绪坏透了，想见见什么人。自然，见你也可以。”

夏大夫使劲地吸着烟斗，“你参加葬礼了？”

“去看他倒底死了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见他死了？”

“我亲眼所见。”

“但，你还是没有自由？”夏大夫望了他一眼。

“怎么能有！他还是不肯放手。你该听听他的遗嘱。可恶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除了我需要的外，他给我一切。”

“哦，告诉我。”

欧德华把与律师所说的，复述了一遍。浑身激奔着愤怒。

他盯着夏大夫，等他的反应。

“你非常富有。”夏大夫说，“他使你成了豪富。如果他把财产全部捐赠给救世军，那就更糟了”。

“夏康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我希望你能客观地去对待。”

“他一向看不起我，从来不尊重我。”欧德华说，“他总不相信我。”

夏大夫点点头：“这个，我知道。”

“他看不起我。每个人都看他的态度行事，所以大家都轻视我。他所有的报纸主编，都把我当成傻子。只有芝加哥的总编辑魏修世，这个老报人相当尊重我。他去年出任了总统的新闻秘书。他知道我有智慧和创造力，想给我机会。但他——老头子立刻把我从芝加哥调回。这里的编辑也把我当作了低能儿。”

夏大夫轻轻叩掉烟斗里的烟灰，又装了一斗烟点燃，望着烟雾中的欧德华。

“报纸现在是你的。”

“一年，只有一年。”欧德华忿然地说。

“哪怕一年也好。现在那些主编归你管了，你可以让他们知道主管是谁。”

“把他们换了？”

“你有没有信任的熟悉业务的报人？你一开始必须建立你自己的阵容。”

“有。戴以兹，我以前对你提起过。还有韩其乐。在芝加哥时，他们都和我在一起，在纽约，他们是特别计划师。他们信任我，愿意为我工作。”

“对报纸进行调整、改革，带他们进入报社上层。你不是

说过，办报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吗？”

“实际上，我最想要我父亲两件东西，就是报纸……和伊丝苹……。”

“现在报纸是你的了。”

“伊呢？哦，她还是父亲的。”

“德华，你父亲去世了。”

欧德华望着烟雾中的夏康大夫。沉默。

“他去世了。她还要过些日子才能习惯。”他停了一会儿说，“伊怎么样了！她再来找过你吗？”

五年前，他曾经与伊丝苹邂逅相遇，伊似乎有些同情他的困境，很和气地和他谈话，好象随时能成为一同对付他父亲的盟友似的。欧永齐要她去找心理大夫治疗。她找到个好大夫，夏康大夫。伊建议，他如果要找人谈心理苦闷，不妨找找夏大夫试试，这样，欧德华便认识了夏康。

“她没有再来过。她认为我无法对她有帮助。她最后一次来，还是一年前。”夏大夫说，“她孤独的样子，叫人绝望。她酗酒。我希望她再来，但她没有来。”

“她怎样的孤独？”

夏康用烟斗嘴柄磨擦着鼻子，烟斗嘴柄油光锃亮，“不必问我。你不会自己去问她？”

他幻想和渴求这么长时间的女人，站在了面前。

是她亲自来开门的。

她是天生丽质，实在美丽。

她感到有些惊讶，“是你，德华。真叫人想不到。你能来，我真高兴。”

她伸出双臂。他拥着她，吻她的双颊。她全身的芳香，混